

温瑞安经典武侠十年修订版

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

温瑞安

◎著

武侠宗师温瑞安闭关十年精心修订

中国内地唯一授权简体版

YINU
BAIJIAN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一怒拔剑



温瑞安经典武侠十年修订版

『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

温瑞安◎著

一怒拔劍

YINU
BAJIAN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怒拔剑 / 温瑞安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19-05606-0

I. 一... II. 温...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801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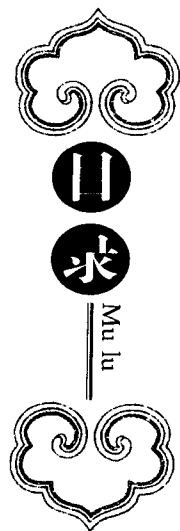
总 监 制 彭庆国
图书策划 符马活 李师江 吴 又
责任编辑 郑 洁 马妮璐
特约编辑 吴新兰 叶 浩 何包旦
封面绘图 BENJAMIN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一 怒 拔 剑

YI NU BAJIAN

作 者 温瑞安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9-05606-0/I·89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077 071 065 057 051 045 039 033 031 022 013 007 001

总序 武侠小说

第一章 遇雪尤清，经霜更艳

第二章 梅毒

第三章 跛脚鸭的出场

第四章 三把刀的上场

第五章 浮生若梦，现实不是梦

第六章 进入愁石斋的后果

第七章 士不可不弘毅

第八章 谁是大害

第九章 必杀诸葛

第十章 张炭的下场

第十一章 脚印的话

第十二章 偷书贼

160 154 148 142 136 129 122 116 108 102 096 089 083

第十三章
信

第十四章
人生到此，可以一死

第十五章
欲笑翻成泣

第十六章
冷寂的雪意

第十七章
星星雪

第十八章
雪、梅、棋、针、箭

第十九章
老天爷

第二十章
棺材，又见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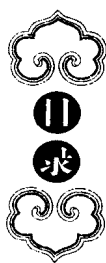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章
火箭不动

第二十二章
酒和女人

第二十三章
双叶

第二十四章
大开天·小辟地

第二十五章
食人间烟火



241 234 227 220 214 207 201 194 188 180 174 166

第二十六章 谁敢不吃

第二十七章 那汉子

第二十八章 气剑·势剑

第二十九章 千个太阳在手里

第三十章 又老、又丑、又瘦却又很骄傲的人

第三十一章 杀戮战场

第三十二章 八大刀王九把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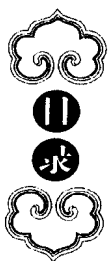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章 算数？这笔数怎么算

第三十四章 啊，八大

第三十五章 飞马上树

第三十六章 蚊子飞上了枝头

第三十七章 走动的铜像



303 299 292 287 279 272 266 260 253 247

第三十八章 神来之指

第三十九章 垂死天衣

第四十章 冲

第四十一章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第四十二章 乱

第四十三章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第四十四章 伤逝

第四十五章 一叶惊秋

后记 笑拥寂寞

附录



总序

武侠大说

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
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

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诗的好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学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令我丰衣足食,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她是我的职业,而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亿利,当感谢上天的恩赐,侠友的盛情,让我可以继续做这盘“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断断续续(像前五年我就几乎没写多少新稿),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三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两千一百多种。

必须表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悭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六七百本,那已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乎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二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六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

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有点规模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聊为一晒），折合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废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唯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了几盏荷灯，也许，有人在星河间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读者多是读者快，不知写者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的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若梦，余波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十六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漫画、连环图、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笺图像等相关新鲜玩意，类型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个住处：“一点堂”、“黄金屋”、“侠客楼”等处，大厅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颞预，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逾二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显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大风调雨顺。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英文到日文，巫文，以及新马港台澳等不同版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册，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二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中国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我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以来，翻版、盗版多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却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舛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不太有耐性的读者，为我指斥百般错舛，实则大抵已修正，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六七百册不等，终于使我那座连营曲伸指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要买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都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却声明版权在握的翻印盗版翻个七重天印个日新月异，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因大气候号称文明昌盛，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照这个“盗版”实太狂，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看，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出版人符马活。

这个人，强，爽快，有力，言而有信，有使者风，用经营企业的眼光来处理文学，以战略手段来推动武侠，而且他尊重原创，正视修订，不惜工本，动用大量人力，一再改良他的校订样稿，而且他跟我意念一样：把文学还给民间，让民间连接文学。我觉得他的手法，只有一个字：活！于是我决定先交修订版的《说英雄，谁是英雄》，给他一试手段如何！

这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在内地第一次推出的我正式修订过的小说系列，并特别谢谢叶浩、何包旦全程跟进，去恶、梦商诸子在局部上的用心校订。当然，修订不等同完美，只是减少了若干重大错误，相信错失依然难免，仍请方家指点。而且我平生从不追求完美，但从不放弃追求美。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80后乃至90初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那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作怒目金刚，我的信念仍然是低眉菩萨，我的武侠

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演义,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端午。

重校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删修于二零零六年年初《少年无情》45集至64集登于《今古传奇》发表告一段落及期间风波时期。

重新增订于二零零六年四月中旬将“安静小筑”仓库迁至深圳“多本营”时期。

第一章 遇雪尤清，经霜更艳

这年初春，雷纯转出林阴，转过长亭，就看见那一角晴空下黛色的高楼。迎着苍穹、俯瞰碧波，这一角楼宇很有种独步天下主浮沉的气势。可是雷纯知道里面住的是谁。她要报仇。她要杀掉正在里面沉疴不起的人。那是苏梦枕。那是杀死她父亲而她差一点便嫁了给他的苏梦枕。

雷纯的容貌，遇雪尤清，经霜更艳。

当年她在江上抚琴……

而今她的心已没有了弦。

“柔儿还不肯回来吗？”

“唉！这孩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我曾经请过三个人去把她叫回来，去年底她回来了一次，整个人都变了模样，郁郁寡欢、无精打采的样子，过了年后，又嚷着要到京城去了。她娘说好说歹，我也不要管她的了。”

“当日她下小寒山，我以为她是回来探你们了，没想到……她要真是到京城里探梦枕也罢，只是，苏梦枕这个孩子野心大、志气高，早已卷入京城或明或暗的势力里，斗得水深火热，柔儿她入世未深，初涉繁华，加上京城风起云涌、尔虞我诈，怕只怕她受了欺，也不敢作声。”

“是她自己不争气、不受教，怪不得人！师太不必为她忧心，这孩子，有这个福命嘛！多历练也好，要是没有……光护着她也不行。”

“倒是令高徒苏梦枕的武功谋略，为不世英才，只要他对柔儿有几分照应，相信在京城

里没多少人敢不赏他个面子。”

“梦枕这孩子武功确高，且富机心，他天生就有一股领袖群伦的气派，不过，说是我调教出来的，那是老尼厚脸皮挣出来的话。他的‘黄昏细雨红袖刀’法，自成一家，可能因他自幼体质羸弱之故吧，反而把他生命的潜力逼发出来，刀法凄艳而诡异，快而凌厉，已经远超过贫尼的‘红袖刀法’了。”

“那是名师出高徒，可喜可贺。”

“大人见笑了。贫尼这番话是要为自身脱罪。”

“贫尼教出他这样的徒弟来，掀起腥风血雨，只怕纵虎容易擒虎难，贫尼也收拾不了这个局面呢！”

“神尼言重。苏梦枕虽然是‘金风细雨楼’的楼主，京城里非官方势力的头领，但实际上是主持正义，锄强扶弱，对部属管制极严，决未为非作歹，恃势妄为；而且，他的势力所以能逐渐壮大，也是经朝廷默许的。金兵入侵，战局渐危，朝廷主战派正需要各方豪杰的支助，苏梦枕正是为抗外敌、广结豪杰，共赴危艰，这一点则是可敬可佩的。所以他与‘六分半堂’的一战，看来只是京城里两大在野势力的此消彼长、对抗对垒，实则是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决战。而今国家积弱，大好江山，奉手让人，主和者贪恋富贵，只图一时偷安，苏公子的作为，发聋振聩，仍不愧为侠义中人。”

“难得大人这般夸许劣徒。梦枕生性好强拗执，杀性太烈，别的没有，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他倒是一丝不苟的。谁都知道京城里，‘迷天七圣’是主降派，根本与外贼声息相通、朋比为奸。‘六分半堂’只是主和息战，怕战祸会致使偷安之局尚不可保。唯‘金风细雨楼’是主张抛头颅、洒热血、共赴国难，退逐外敌。说来，前十几年，京城还是‘迷天七圣’的天下，而今，人事变幻，倏忽莫测，一至于斯。”

“说来令徒苏梦枕，实在是个人杰，连雷损这样的枭雄，都丧在他的手下。昔年，‘迷天七圣’独步京师，谁人不怕？谁能无畏？‘六分半堂’虽勉强能与之抗衡，但也仅有招架之力，全无还手之能。当年‘六分半堂’堂主雷震雷，特别重用两大爱将，一个是雷阵雨，一个便是雷损。雷阵雨不甘于百多年来一直是‘蜀中唐门’利用雷家火器炸药的威力，制造成独步天下的暗器，他反过来挟持了唐门高手，为雷家子弟的火药倍增功效；雷损则认为雷家太注重指法与内劲，耽于火器及古法，他觉得雷家应该要开拓视野、扩展门户，所以痛下苦功，修习‘快慢九字诀’，为雷门武功注入新的元气，他为了苦修得成，虽断三指，而仍持志不懈，终将‘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的技法淋漓尽致地发挥无遗……这两人对‘六分半堂’和雷门，都可谓功不可没。”

“可是，到后来，雷损却借刀杀人，诱使雷阵雨和‘迷天七圣’的关七相斗。结果，雷阵雨险成废人，关七也几成白痴，雷损却以化干戈为玉帛的方式，娶了关七的亲妹子关昭弟为妻，‘六分半堂’与‘迷天七圣’的势力联合，陡然壮大，雷损成为真正的领袖，他又先逼死雷震雷，再逼走关昭弟，此外又与雷震雷的独生女儿雷媚暗通款曲，都可谓是‘无毒不丈夫’了。”

“由于他太过狠毒，结果才致应了劫，不然，以他能忍人所不能忍，伺机而动，时机未

至，隐忍潜伏，这种人最难拔他的根、掀他的底！他斗倒了雷阵雨，斗垮了关七，斗死了雷震雷，俟这些障碍都一一清除掉时，‘金风细雨楼’的老楼主苏遮幕已歿，高徒苏梦枕主掌大局，把‘金风细雨楼’搅得天风海雨、气势逼人，反而把‘六分半堂’比了下去。雷损居然还可以一直哑忍，暗中部署，表面上全面挨打，似无还手之力。苏梦枕将计就计，借势造势，步步进逼，要与‘六分半堂’速决胜负。雷损似胆小怕事，一味退让，其实却在约战前夕暗地里发动攻击，却为苏梦枕所悉，提前发兵，直逼‘六分半堂’……”

“但这也不过是雷损意料中的事。”

“便是。于是雷损当苏梦枕的面前，演出一幕‘被杀身亡’，他要自己的心腹亲信狄飞惊在背后暗算他，然后他跃入别人仅以为他收藏暗器和高手的棺槨中，爆炸而歿。其实，与此同时，他即潜入地底隧道中，俟敌人疏神之际、庆功宴之时，连同‘六分半堂’一等好手，全面突袭，可惜的是……”

“可惜功亏一簣。他做过的孽，报应循环。原来雷媚就是苏梦枕座下‘四大神煞’之首郭东神，在紧急关头，一剑刺杀了他。”

“这次雷损是真的死了。”

“可是‘六分半堂’并没有垮。”

“这便是雷损精明之处，也是他从大局着眼的地方。他留下了大堂主狄飞惊，留守大本营，自身虽死，但狄飞惊仍然可以伙众维持‘六分半堂’的局面，卧薪尝胆、歆血为誓，要替雷损报仇！”

“万事留后路，这是雷损最了不起的优点！”

“古语有云，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却也是雷损的致命伤，否则，雷媚也不致要杀他报仇了。”

“不过，雷损还是用对了一个人。”

“是不是狄飞惊？”

“对！这人虽然年轻，但城府过人，而且对雷损绝对忠心。雷损死后，人人都以为他会率领‘六分半堂’大举报复，岂料他按兵不动，高深莫测。人人都知道他矢志报仇，但谁都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式复仇。已经一年了，有段时间，京城里传来苏梦枕断腿的消息，而且证实了确有其事，狄飞惊依然不为所动，后来武林中又盛传苏梦枕体力不济、病发危殆的消息，狄飞惊仍然毫无动静。谁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也许在等。”

“等？”

“等好机会，更好的机会。”

“但一般武林中人总以为：机会稍纵即逝，再等下去，还有没有机会？还会有机会呢？”

“也许他在观察——想当年几乎没有人知道狄飞惊到底会不会武功，大多数人还以为他颈骨折断，直至苏梦枕派了雷滚和林哥哥去杀他，才弄清楚了，他的武功高不可测。”

“那一次杀——也杀出了狄飞惊最近收揽的两名强助，方恨少与‘天衣有缝’，听说‘天

衣有缝’还是你派过去的，不知是否有这回事？”

“是。‘天衣有缝’，本非池中物，他向我请缨要赴京城觅回柔儿，我就知道留他不住。我总共派过三个人赴京，一个是‘七大寇’里的唐宝牛，也是一去不返。只有舍弟温文，总算是把那不听话的女儿抓回来了，但回到家来仍是不听话，三魂去了七魄似的，想来让她继续在江湖上闯闯世面、见见世相也好，也只好由得她了。”

“这事也忧心不得，所幸令爱相貌清奇，自有慧福，当不致生大险。大人刚才提到过狄飞惊以静制动，暗中观察——是不是指他正注意着苏梦枕和结义兄弟白愁飞、王小石间的离合呢？”

“对于这点，我的看法是：苏梦枕幸运，他在与雷损决战之前，先行遇上这两个有本领的年轻人：白愁飞和王小石。如此一来，占尽优势。如今狄飞惊想要打倒苏梦枕，首先得先拆散掉他们的关系。且看自从苏梦枕残废后，多把事务交予杨无邪、白愁飞、郭东神、王小石等人。王小石对帮会波谲云诡的斗争，不甚热衷，志不在此；而白愁飞又显得过分热心，事事雷厉风行，使得‘金风细雨楼’处于一种锐进但并不平衡、团结但并不和谐的状态里。狄飞惊何等聪明，他自然要静观其变。”

“贫尼倒觉得遇上王小石与劣徒苏梦枕，不是幸与不幸的问题，而是个性使然。雷损一向狡猾多疑，除狄飞惊之外，不肯轻易信人，所以也不容易用得了能人；苏梦枕一向不怀疑自己的兄弟，所以他在跨海飞天之役里，为自己部下莫北神所暗算，但亦为自己亲信郭东神所救，这是因果，各凭修为。”

“神尼所言甚是。这样看来，‘六分半堂’至恨的，要剪除的对象，首要的当然是苏梦枕，但对窝里反的雷媚，自然也恨之入骨了。只怕这是‘六分半堂’志在必杀的两个人。”

“这还不打紧，只是，近日来朝廷主和之风大盛，这样一来，京城里的局面恐怕又要变易，迁都之势，恐已成定局。”

“唉！我们才在战阵报捷，理应将金兵赶回老家去，怎奈朝廷里有的是贪生怕死的人，把好不容易才挣得的大好河山，又得要双手奉送了。果是这样……我少不得也要……冒死进谏了。”

“大人为国犯难，为民请命，贫尼自是深佩，只是国事积弱难返，主政之士罔视百姓疾苦，大局诚难力挽。听说城里有句歌谣：大哥二哥三哥，换换位子坐坐，天下又要乱一锅。听说连城里的方小侯爷、龙八太爷、朱刑总、蔡相爷也都想掺一手，连同‘天下第七’这种棘手人物也潜伏京城，听说‘迷天’关七更要卷土重来……天下从此多事了。令爱留在京城，实非安全之计。”

“这样说来，我实在应该再请文弟去一趟，把那不像话的东西绑回来。”

“贫尼只怕也得要到一趟京城，看那些不长进的家伙闹成怎么一个模样儿。”

“难得神尼虽入空门，仍关心黎民疾苦，持剑为道，正是普济众生，解众生厄之菩萨心肠也。”

“这却不敢当，只是尘缘未尽，道行仍觉有不足之处，虽说四大皆空，总有些事仍系怀